

## 歐洲整合的「空間」概念之演變

### Evolution of European Integrated Spatiality Concept

莊翰華<sup>a</sup>

Han-Hwa Juang

#### Abstract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EI) has enlarged five times since 1958; the member states numbers are from six to twenty-seven. This sixth enlargement for EI is not only strengthening the deepening but widening toward to 21st century. In the period of Post-Cold War,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e at present. This paper tries to observe EI, the spatial change factor and spatial change trend, and objectively analyses the background, incentives, process and pattern of EI enlargement. It is also expected to stimulate ext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n EI and European area, as well as provide a research skeleton on the spatial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future European Integration.

**Keywords:** Europe, Spatiality,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 摘 要

歐洲整合自 1958 年已擴張 5 次，組成國由原本的 6 國擴大為 27 國。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歐洲整合的擴大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已獲至巨大的成就，為冷戰後期區域整合重要之參考典範。基於此，本文從歐洲整合空間演變因素、空間演變趨勢切入，系統整理既存文獻，以為後續研究歐洲整合空間治理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歐洲、空間、歐盟、歐洲整合

#### 前 言

古典的區域研究是一種詮釋區域差異的地誌學(Hartshorne, 1939)，可詳盡對地表某一地區做介紹，也可依不同特徵對區域從事各種專門研究。新的區域研究具三種特性：區域是資本主義過程的

---

<sup>a</sup>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感謝謝玉文碩士生為本文之圖改繪

地方回應、認同的焦點、社會互動的媒介(Gilbert, 1988)。新的區域地理學所思考的內涵與向度，強調：區域的獨特性與差異性、理論與經驗結合、結構與主體的整合、重視時間與空間的向度。1990年初全球興起新一波的區域主義發展潮流，其具有三項內涵與特質：外向型與開放型-區域整合的範圍相當廣泛，有時甚至涵括好幾個區域範圍；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結合南/北國家間的貿易協定，甚至國民所得差異甚大的國家們彼此進行整合；複合型-建立兼具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目的之全面性區域組織。

歐洲與其說是地理或社會的實體，倒不如說是精神上的建構 (Lowenthal, 2000)。歐洲(Europe)概念是多樣性和同一性的結合，多側重於它的一致性、普遍性(陳為民和周弘, 1999)。歐盟創始之父 Monnet 曾說過：歐洲未曾存在過...它必須被創新(Power, 2002)。中古世紀以前，歐洲是個眾說紛紜的概念，到了近代才普遍被接受為地理名詞。古希臘文中，歐洲一詞意指「日落之地」。在希臘神話中，歐洲地區係以腓尼基國王阿革諾耳的女兒 Europe 來命名(Hamilton, 1942)。中世紀時期曾出現查理曼帝國的短暫統一局面，查理曼大帝的統治理念為：基督教世界需要一位政治首腦，近代的歐洲概念由他開始顯現。在此時間，所謂的基督教世界與歐洲一詞所指的含義是相通的(Boer, 1995)。歐洲一詞被英國、法國與荷蘭採用大約在 1630-1660 年期間，漸漸由西傳向東，在十八世紀傳遍整個歐洲大陸。

在歐洲自我認知的發展中，民族觀點最常被當作評斷的指標。從民族主義的框架來看歐洲概念，歐洲可被當作一個民族來看待(Connor, 1993)，也可以是各民族多樣化的表現。在兩次大戰期間的歐洲概念，無論是政治的藍圖還是哲學的思考，或多或少都可看到當時的歐洲空間概念總脫離不了這些廣義民族主義範疇，而當時的歐洲觀點都只著重在西歐，Gasset (1994)論述中的歐洲也只包含了「法國、英國、德國」。長久以來歐洲精神的軸心，是從古希臘文明開始，一直到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最後一路擴及到法國與英國。隨著義大利在政治上的衰落，英國也偏向從歐洲脫離。在過去的兩百年，歐洲文化的代表似乎都由法國獨領風騷，但法國也在逐漸衰退中。在這主要的軸心旁，於德國的帶領下，影響範圍由斯堪地那維亞開始，穿越德國，最後到達奧地利。在這個軸心裡，歐洲是一個概念，一個夢想與未來的概念(Boer, 1995)。

「歐洲」很清楚地就是指在精神上的生活、活動與開創上的統一，伴隨著它的目的、興趣、關懷與努力，產出有意思的活動、制度與組織。在這裡，個人在許多不同層次的社會中活動：在家庭中、在族群中、在國家中。而這全部都透過內在的精神綁在一起，就如同 Edmund Husserl 說過的：這是一個精神上的統一(Gordon, 1995)。歐洲概念應是建構在上層的精神思想之上，而不是固守於邊界、種族或是意識型態等概念之中(吳長信, 2006)。歐洲準確的「地理」界限很少被討論(Grunnewald, 1996; Grunnewald and Bock, 1987)，常被提到且被視為歐洲中心的有：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1914年以前的哈布斯堡王朝)、俄國(1914年以前)<sup>1</sup>。就地理常識而言，歐洲位於東半球的西北部，北臨北冰洋，西瀕大西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羅陀海峽與非洲相望，西北隔格陵蘭海、丹麥海峽與北美洲相對，東部以烏拉山、烏拉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脈、黑海、博斯普魯斯海峽、馬爾馬拉海、達達尼爾海峽、愛琴海與亞洲分界。在歐洲整合的發展歷程中，「歐洲的範圍」是

<sup>1</sup> 1917年後的蘇聯時期常被視為歐洲以外的社會。

一個與整個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有密切關係的問題。

對歐盟(European Union)整合的研究，除政策層面上的分析，亦須對發展動因和趨勢進行探討，於是形成三種觀點：發展源自於西歐國家共同的歷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置於戰後世界的美蘇冷戰框架之中、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問題。惟就空間的發展，其與歐洲整合演變的關係則較少論及。基於此，本文從歐洲整合空間演變因素、空間演變趨勢切入，系統整理既存文獻，以為後續研究歐洲整合空間發展之參考。

## 空間演變因素

空間的疆域不是由山川河流圍起來的，而是由各式各樣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紐帶聯繫起來。若僅從地理的角度，去討論歐洲的空間疆域是否開放，並沒有太多的意義。「歐洲」是個歷史概念，此一名詞的普遍使用不早於十五世紀，它所蘊含的各種地理、政治和文化的內容，是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不斷地豐富起來，其發展的脈絡所展示的正是未來的前景。「歐盟」則不以一點(point)或一空間(vacuum)存在，其由各種大小、形狀、機能的區域所鑲嵌 (mosaic) (Cole and Cole, 1997)。國內外學界對歐洲整合空間發展的進程，進行了文化、歷史、政治經濟、社會、認同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以期揭示其整合特點和發展規律，此影響制約著歐洲整合一體化的未來進展。

### (一)文化因素

中世紀歐洲文化要素，如：基督教、羅馬教會、拉丁文等，對歐洲整合充當了統一因子。從整體看，歐洲文化族(family of cultures)分為三個階段：十四至十五世紀為第一階段，中心在義大利；十五至十六世紀為第二階段，擴及歐洲西部和南部，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等先後出現高潮；十七世紀上半是第三階段，波及歐洲東部和北部。歐洲文化的源頭是在古希臘及鄰近的地中海沿岸，當時人們崇尚自由與法治，尊重個人的尊嚴與價值，推崇人為宇宙萬物之靈。簡言之，希臘文明的核心建基於人本主義(humanism)。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裡，精神生活的絕對統一是其社會文化的最大特色。在東方回教社會，習以有西方含意的拉丁名詞「Latin Noun Europa」來稱基督教世界，故「基督教世界」與「Latin Noun Europa」或「歐洲」所指的含意是相通的(Boer, 1995)。

基督教文明為決定冷戰後歐洲整合文化邊界的重要因素之一<sup>2</sup>。基督教世界指的是全世界信仰基督教的群體；在現實中，它指的是歐洲領土，儘管它從未將自己限定於歐洲，也從未擴展到整個歐洲。歐洲的疆界結束於基督教的範圍終結、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範圍開始的地方。它由北開始，沿著現在芬蘭與俄羅斯的邊界及波羅的海各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與俄羅斯的邊界，穿過西白俄羅斯、烏克蘭，把東儀天主教的西部與東正教的東部分格開來，接著穿過羅馬尼亞的特蘭西瓦尼亞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該國的其它部分區分出來，再沿著斯洛伐尼亞和克羅埃西亞邊界其它共和國分離開來的邊界穿過前南斯拉夫；在巴爾幹地區，這條界限與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分界重合 (Huntington 著，周琪等譯，2002)。1994 年歐盟明文規定：除信奉基督教的波羅的海諸

<sup>2</sup> 歐盟執委會前主席 Giscard 曾說過：歐盟是「基督教俱樂部」，歐盟許多基督民主政黨仍持這種看法。

國外，排除所有信奉東正教的前蘇聯共和國入盟的可能性<sup>3</sup>。

除基督教文明外，更具有說服力的歐洲整合特徵因素是：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幾次大規模的文化運動(如：古典主義、啓蒙運動、浪漫主義、新的歐洲整合共同語言等)，其主要流行於西歐精英階層中，漸漸蔓延到整個大陸，滲透到最底層的民間生活。人們從基督教的神學桎梏中逐漸解脫，習慣上需尋求另一個無教權宰制意味的世俗性專有名詞，來替代基督教世界稱呼。到了十四世紀，「歐洲」一詞已被廣泛使用<sup>4</sup>。追尋歐洲整合文明的演變過程，可清楚看出漫長的歐洲整合演變過程中所賦予它的文化豐富內容(見表 1)。

確定入盟國名單和東擴邊界時，歐洲整合出現明顯的文化選擇傾向。東擴之初，在歐洲整合成員國內部就有关于“誰不屬於歐洲”和“何處是歐洲邊界”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文化因素被賦予十分重要的意義。儘管爭論目前仍未結束，但首批入盟國名單顯示，歐洲整合在確定東擴目標時有明顯的文化選擇傾向。在新加入的 12 個入盟國中，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馬爾他、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都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國家，其民主和人權狀況也被認為基本達到了歐盟制定的標準。而未被接納的阿爾巴尼亞、土耳其等國，其國內多數居民則信仰東正教或伊斯蘭教，其民主和人權狀況也常遭歐洲整合成員國的批評。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前蘇聯共和國則在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加入歐盟的可能性，其中文化方面的考慮佔有很大因素<sup>5</sup>。

德國前總理 Schmitt 認為，歐盟 15 國(1995 年)都是屬於“被打上歐洲文化烙印”的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及斯洛伐尼亞也都屬於“共同的歐洲文化”；而賽普勒斯在文化特點方面(除去它的土耳其部分)，與歐洲整合成員國希臘幾乎沒有區別；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馬爾他的文化歸屬“存在疑問”，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三個國家只能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圈”，而土耳其則無庸置疑不屬於“歐洲文化圈”。比利時前首相 Martens 也認為，土耳其不屬於歐洲文化範疇，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歐盟成員國。

表 1 歐洲文明的演變過程

年代	文化/認同具體內容	政治性主題對照物
希臘	希臘城邦世界	波斯統治下的專制政體
羅馬帝國	--	--
基督教世界	以基督教為信仰	伊斯蘭世界
天主教世界	以說拉丁語的天主教會為基礎	東正教
新教流行的區域	以北歐國家為中心	天主教國家
法國	啓蒙運動倡導的世俗文化、法國大革命精神	--
殖民帝國	受上帝眷顧的優等種族、先進工業經濟和行政體系	農業社會、無國家的民族、專制政府
馬克思主義	反思殖民帝國主義，成為東歐、蘇聯地區的主流意識形態	西歐的殖民帝國

<sup>3</sup> 希臘是信仰東正教國家中的一個特例，其對古典文明的貢獻與西方歷史不可分割的聯繫，被視為歐洲或西方國家。

<sup>4</sup> 當作形容詞用的拉丁文「europaeus」一字的習用則要等到十五世紀(Boer, 1995)。

<sup>5</sup> Davis (1996) and Heffernan (1998)認為：無論從地理、人種或文化的角度來看，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都不能被稱為歐洲。歐洲的東部邊界只能推進到俄國的中部，烏拉爾山脈和烏拉爾河一帶。

第一次日耳曼文化擴張	通過德國在中東歐地區傳播的西方文化	法國和自由主義
白種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徒	新教、代議制政府和習慣法，以美國為中心	德國
第二次日耳曼文化擴張	雅利安種族主義、大日耳曼民族主義、異教神話和反布爾什維主義	猶太文化

資料來源：N. Davis (1996)

## (二)歷史因素

在歐洲整合地理疆域變動的背後，是歷史造成的認同變化。分割亞洲和歐洲的是一條歷史的、心理的界線，這一條線在歷史上是變動不斷的，隨著「共同體」的變遷而變遷。歐洲整合文明的主要基礎，為共同語言(拉丁語)和羅馬法，其次為基督教、封建主義及環繞城堡/市場/教堂和墓地周圍的外表類似的村莊<sup>6</sup>。古典時期，歐洲這個地理概念源自於古希臘的傳說，所指為希臘本土，後來才把愛琴海諸島包括進來<sup>7</sup>。歐洲這個地理範圍因與希臘重合而十分模糊地標示了一個心理的範圍。希臘城邦世界的衰落帶來「歐洲」地理範圍的變化。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歐洲」一度向東擴展，除了希臘本土、愛琴海諸島之外，還包括小亞細亞，為亞歷山大東征和征服波斯的結果(Delanty, 1995)。

歐洲是一個單獨的實體、一個獨特存在的單位，這種觀念的歷史通常追溯到羅馬帝國。羅馬帝國被認為是歐洲一統(European oneness)的原型，是第一個開始勾勒當前歐洲地理輪廓的龐大政治主權國家；惟其統治的核心地區是地中海而非歐洲，在歐洲的領土並不比在非洲或亞洲的多。從地理角度而言，羅馬帝國時期的「歐洲」疆域包括今天除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伊比利半島和英倫三島之外的歐洲大部份地區，這一時期的歐洲疆域在重新向西移動。到二世紀，托勒密以頓河為界，分割了亞洲與歐洲，此一分界一直沿用到十七世紀。羅馬帝國的歷史繼續推動「歐洲」向西移動，以前所未有的擴張把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各民族(如：拉丁人、希臘人、凱爾特人等)悉數納入其統治範圍。至二世紀，羅馬帝國已擁有萊茵河-多瑙河以南的歐洲，其統治勢力甚至達到了不列顛島。「歐洲」逐漸用來指稱西羅馬帝國的疆域。

中世紀時期的查理曼帝國，極力鞏固從底里牛斯山脈到易北河的「拉丁基督教世界」(Latin Christendom)-「歐洲王國」的統一，包括今日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德國、及義大利部分領土，且與羅馬教會影響所及之範圍重疊。在中世紀德意志人神聖羅馬帝國極盛時期，其領土北起波羅的海南至西西里，東起匈牙利、波蘭，西至勃根第、尼德蘭。中世紀歐洲的疆域變遷貫穿導至二個重大變革：一是東、西對立的加劇，致歐洲東部邊界變化無常；二是「歐洲」與日耳曼人的法蘭克王國融合在一起，成為日後地理及觀念上的「歐盟」核心。至中世紀結束時，歐洲的疆域覆蓋了今日地理意義上的西歐、南歐和中歐的大部份地區(Heffernan, 1998)。

近代歐洲擴張的走向以東西為主。這個時期決定歐洲東部邊界的，一是奧斯曼土耳其的擴張，二是俄國躋身於歐洲列強。Pius II (1458)指出：匈牙利、Transylvania and Thrace 正處於土耳其人

<sup>6</sup> 惟 Rudolph Binion 認為這種說法只是展現感覺到的歐洲認同是怎樣從歷史學家描繪的中世紀歐洲文明中得出的(郭靈鳳譯，2006)

<sup>7</sup> 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歐洲一度向東擴展，擴及小亞細亞。

的威嚇之下，顯然此地域被視為歐洲的疆土。惟 Sully (1610)規劃歐洲藍圖時，此地區(含俄羅斯)被排斥在外。從地理、人種或文化的角度看，俄羅斯的遠東地區都不能稱為「歐洲」。歐洲的東部邊界只能推進到俄國的中部，烏拉爾山脈和烏拉爾河一線(Davis, 1996; Heffernan, 1998)。直到十七世紀後期，彼得大帝使俄羅斯崛起為歐洲五強之一，才正式加入歐洲歷史中。歐洲邊界向東擴張的趨勢，在十五世紀西歐人製作的地圖上已表現出來，十七世紀的地圖則明確包括了俄國版圖(胡瑾等，2000)。

綜上所述，歐洲起源於希臘和羅馬，爾後擴展到西部和中歐，最後將北歐和東歐涵蓋進來。東方的失敗和西方的勝利推動歐洲的重心繼續向西傾斜，但此影響只局限於心理和文化上。大西洋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地理大發現並沒有從地理的意義上擴展歐洲的版圖。歐洲版圖，在 1858 年有 57 個國家，1871 年有 25 個國家，1994 年有 45 個國家和地區，至 2007 年則有 46 個國家。

### (三)社會因素

歐洲整合疆域的背後隱藏一些網絡，把「歐洲」的觀念固定在政治社會制度和群眾活動之中。歐洲觀念的形成是在十五至十七世紀之間，前身就是基督教世界，是社會生活世俗化及民族國家逐漸成型的結果。中世紀歐洲版圖的範圍劃定，一是以天主教教會的勢力範圍；二是以日耳曼人創建的帝國為準，即法蘭克王國和後繼的神聖羅馬帝國。此反映了聯結大片疆土的兩種主要的政治組織：代表神權的教會、代表王權的帝國。中世紀時，歐洲的歷史已播下未來發展的種子，近代歐洲的重要制度變遷是中世紀歐洲社會組織發展的結果。民族國家逐漸成為歐洲社會生活的基礎，而歐洲也取基督教世界而代之。除天主教外，基督教世界所具有的地理意義逐漸消失。在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歐洲大陸動盪的政治局勢使「歐洲」成為社會組織上的需要，更變成維持歐洲持續和平的一種制度安排。從十四世紀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其間歐洲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不斷豐富著「歐洲」的內涵。

### (四)政治經濟因素

在希臘羅馬時代，世界只存在三個大陸：歐洲、非洲與亞洲，歐洲的邊界是黑海。十八世紀初期，俄羅斯皇帝彼得大帝的專屬地理顧問 Tatichtchev 曾建議以烏拉山為區分歐洲與亞洲之界限。惟分離歐洲與亞洲的並非是地理上的障礙，而是地緣政治上的分界，也就是政治力量的分界(Lacoste, 199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空間整合的面貌完全改觀，促成整合的因素：歐洲統一動力來自於史達林的威脅，馬歇爾計畫使歐洲整合各成員國更趨於緊密的合作(R. Aron, 引自 Baumann, 1967)；整合的動力得自於對國家主義的反感、關切德國的未來發展、對抗保護主義(Harrop, 1992)。

歐洲的整合與統一，起源甚早。早期的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均係建立在武力統一之上；近代的法國拿破崙至二十世紀的德國希特勒，也是企圖用武力征服鄰邦，建立統一的歐洲，此大多以軍事戰爭及政治壓迫為主要的凝聚力量。二十世紀歐洲的和平整合，首見於比利時(BELgium)、荷蘭(NETHERlands)、盧森堡(LUXembourg)三小國身上，合稱 Be-ne-lux。整合原因為：當納粹德國占領期間，三小國共同忍氣吞聲，採取一致的政經行動，一齊同步執行對德國的「事大政策」。

第二宗的和平整合運動，為 1951 年德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六國簽訂巴黎條約，設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整合原因：一為德法兩國政治家鑒於雙方長久為爭奪阿

爾薩斯及洛林的煤鐵礦產，決定設立共同投資經營的煤鐵公司；二為因應「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美國經援停止後之局面。1957 年簽訂羅馬條約，設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1967 年合併三個共同體為「歐洲共同體」，最終目標是走向一個合眾國，由經濟所結合的團體轉變為一個更具政治性的歐盟。

1959 年英國、挪威、瑞典、丹麥、奧地利、葡萄牙、冰島、瑞士、芬蘭(聯繫國)等組成「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建立原因為：歐洲一體化的最佳途徑是建立自由貿易區，不需要讓出任何國家主權，欲自外圍去阻礙歐洲整合勢力的擴張。1973 年英國、丹麥、愛爾蘭等加入歐洲整合成員國，主要考量：英美特殊關係、英聯邦問題、農業政策、英鎊等。1981 年希臘加入(雙方經濟聯繫相當密切)，主要考量：農業政策、區域政策、競爭政策、貨物和勞務的自由流動等。1986 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主要考量：農產品、勞動力。1995 年奧地利、瑞典、芬蘭等加入，雙方經濟聯繫相當密切，談判幾乎沒費周章就簽訂協議。2004 年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馬爾他共十國加入，主要考量：農業與農村發展、將中東歐國家納入歐洲體系，實質上是與美俄爭奪歐洲主導權之爭，政治意涵不言可喻。2007 年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兩國加入歐盟，其餘等待入盟的國家尚包括：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蒙特尼哥羅、塞爾維亞等。

歐洲整合擴張過程中，前四次基本上集中北、西、南歐沿海國家，第四、五及六次擴張才有一些歐洲內陸國家，如：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1993 年 6 月的哥本哈根高峰會上發表了一段聲明，申請加入歐盟的候選國需要具備的條件與資格：

1. 具備確保民主、法治、保障人權、尊重與保護弱勢族群的一個穩定機制。
2. 具備一個運作穩定的市場經濟，能夠妥適地應對歐盟內部的競爭壓力與市場力量。
3. 須具備履行成員國義務的能力，包括遵守歐盟政治、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目標。

## (五)認同因素

歐洲整合共有的認同不僅為歐盟公民接受政治經濟統一的現實奠定了心理和文化基礎，也制約著歐洲整合的未來進展。歐洲整合認同意謂著歐洲整合成員國公民的集體認同，歐洲整合成員國公民自身的特點，他們與眾不同的共有特性、制度或慣例。比基督教、與外部看到的歐洲整合特徵和內部看到的歐洲整合特徵更具有說服力的歐洲整合認同因素，是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幾次大的文化運動，如：古典主義、啟蒙運動和浪漫主義。

追溯共同的、共通的歐洲整合特質—早期的基督教歐洲年代，為有意識地體悟到有別於其他族群的思想意識(Lowenthal, 2000)。歐洲整合意識不僅具備「歐洲性」，也具備「民族性」，「多元民族性」為歐洲整合的本質特性(Ulrich Beck, 引自周明泉譯, 2004)。自十五世紀起，移民潮、語言傳播、帝國的延展促使歐洲整合成員國人們不斷地和世界互動：歐洲整合文化、機構建制、建築、經濟等幾乎都全球化，所謂的兩次“世界”大戰，世界指的就是歐洲。地理上的歐洲可從溫哥華到海參威勝過從歐洲本土來理解，如：一日行程即可走透透的布魯塞爾開始延伸(Lowenthal, 2000)。真正的泛歐社會仍在發展中，大眾文化透過傳播力量與擴張促使越趨向同質性。但在許多層面歐洲化(Europeanisation)仍舊維持在表面地，日常生活的共通性並不明顯。

歐洲整合成員國官方很早就意識到認同問題在歐洲整合中的重要性。自 1973 年開始正式對歐洲

整合認同問題進行討論，並建立一套衡量指標-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分析歐洲整合成員國民眾對歐洲整合的認同程度(表 2 至表 4)。歐洲整合認同的內容分爲：歐洲文化認同、歐洲整合成員國身份與公民身份、歐洲整合的國際認同。1996、1999 和 2002 三個年度的認同比率如下表<sup>8</sup>。選擇「只是某國人」和「某國人+歐洲人」的比例最高且有一定的變動，選擇「只是歐洲人」和「歐洲人+某國人」的比例較低且變化不大。和民族認同相比，歐洲認同還處於弱勢地位，惟漸趨加強。「某國人+歐洲人」的模式爲越來越多的歐洲整合成員國公民所接受。歐洲整合創始六國對歐盟認同最高，尤以義大利、德國、法國最高。英國、瑞典對歐盟並不是很認同，尤以前者最爲明顯。

表 2 歐盟(15 國)民衆選擇民族認同與歐洲認同比率(%) (1996)

國家	盧森堡	法國	義大利	荷蘭	德國	比利時	愛爾蘭	葡萄牙	西班牙	奧地利	丹麥	芬蘭	希臘	英國	瑞典	平均
A	26	33	35	43	43	47	50	52	49	53	57	59	61	60	64	46
B	44	49	52	48	44	38	40	40	35	33	36	35	34	28	26	40
C	14	8	6	5	5	7	4	3	6	8	4	5	3	6	6	6
D	13	7	4	4	5	6	4	4	5	3	2	1	2	5	3	5

註：A-只是某國人，B-某國人+歐洲人，C-歐洲人+某國人，D-只是歐洲人

資料來源：Eurobarometer (1996)

表 3 歐盟(15 國)民衆選擇民族認同與歐洲認同比率(%) (1999)

國家	盧森堡	法國	義大利	荷蘭	德國	比利時	愛爾蘭	葡萄牙	西班牙	奧地利	丹麥	芬蘭	希臘	英國	瑞典	平均
A	23	39	26	44	31	41	53	52	48	47	56	61	60	67	61	45
B	41	48	56	49	53	42	38	42	37	42	37	35	38	24	32	42
C	11	7	9	5	6	8	4	2	8	5	3	3	2	3	4	6
D	20	4	6	1	4	7	3	2	4	3	3	1	1	3	2	4

資料來源：Eurobarometer (1999)

表 4 歐盟(15 國)民衆選擇民族認同與歐洲認同比率(%) (2002)

國家	盧森堡	法國	義大利	荷蘭	德國	比利時	愛爾蘭	葡萄牙	西班牙	奧地利	丹麥	芬蘭	希臘	英國	瑞典	平均
A	26	33	20	41	28	34	47	43	39	45	38	55	48	62	54	38
B	43	52	65	48	60	49	43	49	43	39	55	40	46	28	38	48
C	13	8	9	7	4	10	4	4	10	11	5	3	4	4	5	7
D	14	4	4	2	4	5	3	2	6	2	2	1	2	4	1	4

資料來源：Eurobarometer (2002)

另依歐盟新聞與溝通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Press and Communication) (2004) 發佈民調統計資料顯示：歐洲整合對於歐盟人民意謂著什麼？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歐洲整合正面意義在於「可以在歐盟中其他國家自由地旅行/求學/工作、歐元」，約有三分之一受訪者「和平、較有力的世界發言權、文化多元」，其他受訪者「民主、經濟繁榮、社會保護」；負面意義在於「浪費金錢、對外邊界

<sup>8</sup> 歐盟認同的問卷項目自 1996 年較爲確定，受限於資料取得僅能就該三個年度進行分析。



管控不足、官僚、更多犯罪、失業、文化認同喪失」。就原 15 個會員國而言，「在歐盟中其他國家自由地旅行/求學/工作」項在 6 個國家中名列第一，7 個國家中名列第二，2 個國家中名列第三；「歐元」項在 9 個國家中名列第一，3 個國家中名列第二<sup>9</sup>；「和平」項在 5 國家中(丹麥、德國、義大利、盧森堡、希臘)名列第一；「經濟繁榮」項在 3 個國家中(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名列第一；「較有力的世界發言權」項名列第一為荷蘭、義大利、葡萄牙；「文化多元」項則始終是法國人前三選項之一。

## 空間演變趨勢

歐洲整合的空間演變表現在兩個方面：廣化與深化<sup>10</sup>，前者係指成員國數目的增加；後者指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和一體化所包含領域的增加，兩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與制約，繼續深化為進一步廣化之前提。內涵不深化的廣化可能導致歐洲整合凝聚力和集體行動能力的削弱，規模不廣化的深化則將制約歐洲整合對全球事務影響力的提升。

### (一)演變因素競合作用

歐洲整合以語言、宗教、文化、習俗、民族認同、國家利益、共同命運等為其特徵，特別是主權觀念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在歐陸建立起排他性自主自治自立的政權，為歐洲戰亂與和平交織之動力。因時代不同，歷史上存在好幾種「歐洲」(Delmas, 1980)。對歐洲的界定與認同，在今日也不盡相同。如：俄羅斯是否屬於歐洲外「另一世界」的異類？西方文化史書中的「西歐文明」即為歐洲文明？本世紀歐洲整合運動實踐者心中的歐洲，實際所指的是政治上崇尚民主自由、經濟上走向市場競爭的歐洲整合開放社會？歐洲整合運動至今的發展，不是靠武力或霸權在推動，而是由成員國的自由意願匯集而成，統合之核心動力為經濟統合的利益。歐洲整合每一次的空間擴大成員，多半意謂著在交互運用經濟市場與政治聯盟兩項目標。

早期歐洲的整合與統一，大多以軍事戰爭及政治壓迫為主。自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至近代的法國拿破崙、德國希特勒等均建立在武力統一之上。二十世紀歐洲整合的和平整合，整合過程中以合作代替抗爭，不以武力強制鄰國加入，只歡迎同質性高的國家自動申請加入；整合手法極富彈性，不會死守意識型態，找尋互利的最大公約數，明白如何求同存異。從發展角度看，歐盟的建立意謂歐洲整合空間一體化，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經濟和政治上循序發展的一次突破性躍進。歐盟執行委員會前主席 Prodi 曾說過：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第一次獲得統一的機會。這次統一歐洲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基於共同的理想和各國一致同意的共同法則。歐洲整合空間發展的中長期趨勢之影響因素為：成員國間的持續整合與相關合作的增加、地方與區域共同體扮演角色加重、歐洲整合東擴和鄰近國家關係之發展等(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

空間的影響因素，由基於區域、歷史和宗教文化傳統的比較狹隘之自我認同，轉向為一種基於

<sup>9</sup> 尚未加入的丹麥與英國為第四，瑞典為第七。

<sup>10</sup> 1969 年海牙高峰會議上提出“完善、廣化、深化”三步走的原則方案，成為歐洲整合一體化進程各個階段的一條主線。

未來的、政治性為特點之多樣性認同。影響因素由「文化→武力→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影響程度也由單元轉向多元、具體轉趨抽象(見表 5)。

表 5 歐洲整合空間演變因素競合作用

演變向度	空間演變	因素演變	影響度	因素競合
文化因素	義大利→歐洲西部和南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等)→歐洲東部和北部	基督教文明、文化運動(如：古典主義、啓蒙運動、浪漫主義、新的歐洲共同語言)	被動→主動 消極→積極 具體→抽象 有形國界→無形精神 競爭→競合 強制→合作 單元→多元 紅海→藍海	文化→武力→社會→政治→經濟→生活
歷史因素	希臘和羅馬→西歐和中歐→北歐和東歐	武力		
社會因素	基督教世界→民族國家	社會制度		
政治經濟因素	荷比盧→西歐→南歐→北歐→東歐	政治、經濟		
認同因素	--	共有特性、制度或慣例。自由地旅行/求學/工作、歐元		

## (二)空間廣度範圍

廣化是對深化的認可與響應，是深化進行到一定程度後的自然結果。廣化係空間組織的法令和規範之漸近與正式制度化的一個過程，包含水平的制度化、正式的組成國數。歐洲整合的空間廣度可分為二個階段：一為消極、被動與鬆散，時間約為十四至十七世紀，空間範圍由義大利擴及歐洲西部和南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等)，波及歐洲東部和北部；一為積極、主動與緊密，自二十世紀至今，空間範圍由中西歐，擴及歐洲南部與北部，波及歐洲東部(見表 6，圖 1)。

表 6 歐洲整合空間廣度認知變遷範圍

國家數	時間	廣度範圍	總人口數(人)	總面積(km <sup>2</sup> )
	14-15 世紀	義大利	--	--
	15-16 世紀	英國、法國、德國、荷蘭、西班牙	--	--
	17 世紀上半	歐洲東部和北部	--	--
歐洲整合源起(6 國)	1957 年	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2 億 2 千 5 百萬	117.5 萬
第一次擴張(9 國)	1973 年	英國、愛爾蘭、丹麥	2 億 9 千萬	153.2 萬
第二次擴張(10 國)	1981 年	希臘	3 億 8 百萬	166.4 萬
第三次擴張(12 國)	1986 年	葡萄牙、西班牙	3 億 5 千 8 百萬	249.2 萬
第四次擴張(15 國)	1995 年	奧地利、芬蘭、瑞典	3 億 7 千萬	347.3 萬
第五次擴張(25 國)	2004 年	塞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馬爾他	4 億 5 千 5 百萬	397.3 萬
第六次擴張(27 國)	2007 年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4 億 8 千 7 百萬	420 萬

空間廣度的擴張涉及：外交政策、整合利他性、自願性、主權喪失等，影響面向為：行政組織調整、不同利益糾纏、內外部優先順序、產業結構改變、民族國家復現、經濟需求規模現象、何時/如何開展等，深層考量為：民主與防禦、隱藏動機、民主/社經/市場互動性、經濟系統長期改革等。依此，歐洲整合主要國家對歐洲整合擴張方向有不同看法。德國主張歐洲整合擴張應以中、東歐國家為目標，因這些國家向來與德國維持密切聯繫，歐洲整合東擴後將更加強化德國政治影響力。以法國為主的中南歐集團則主張歐洲整合應南向擴張，發展與地中海國家的關係，因怕法國失去在歐洲整合的領導地位，及損及農業上的既得利益。英國將歐洲整合廣化而非深化置於優先目標，主張應擴大創造有利條件，使中東歐國家儘快加入歐盟。擴張的困難顯然並不僅是經濟方面的，新成員的增加也威脅到老伙伴國中存在的地緣政治凝聚力。就地緣、政治和經濟而言，有極充分的理由支持將中歐和東歐國家包含進泛歐洲整合體系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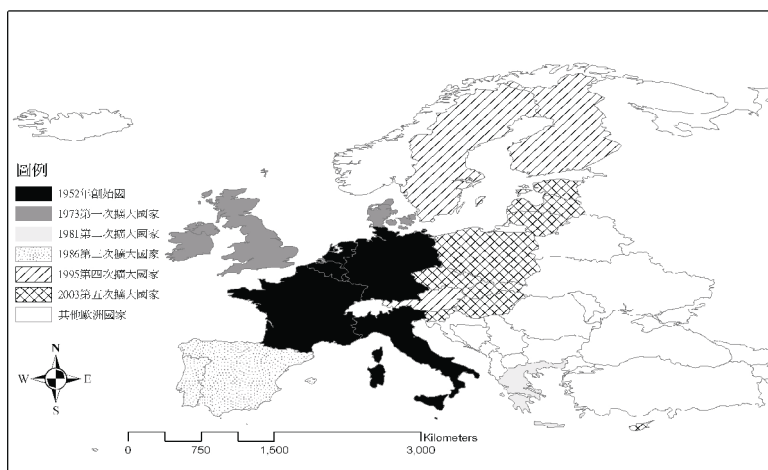


圖 1 歐洲整合空間廣度整合擴張範圍

### (三)空間深度範圍

深化是對廣化過程的肯定和鞏固，是每一輪廣化後必然的政策選擇。空間的深化增強了歐洲整合的實力，加深對其它歐洲國家形成吸引力或壓力，導致歐洲整合進一步的廣化。歐洲整合空間的深化可分為：經濟/社會及貿易政策、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司法與內政政策等三個層面。空間深化的範圍首由經濟面，進而司法與內政面，再轉而共同外交與安全面(見圖 2)。

#### 1.單一歐洲市場計畫

主要內容分為三大類：消除實體性障礙(如：去除旅客入境檢查、統一歐聯護照格式、簡化通關手續、消除貨品邊境管制、採行單一管理文件、統一運輸管理法令等)、消除技術性障礙(如：統一規格標準、開放公共採購市場、保護智慧財產權、建立高等教育文憑及專業人員執業資格相互承認制度、開放金融、保險、證券、電訊市場自由化、建立經濟貨幣同盟等)、消除財政性障礙(如：調和加值稅、貨物稅、儲蓄所得稅及建立稅差補償作業系統等)。

#### 2.邊界管制

荷比蘆三國自 1960 年就已去除邊境的檢查。1985 年，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 5

國簽訂「申根(Schengen)協定」,1990年改為「申根公約」,同意逐步取消所有申根境內的邊界管制,統一國家的簽證,旅客在境內通過各國邊境時取消護照查驗自由通行。申根公約的目的是希望促成歐洲整合成員國間人員、貨物、服務的自由流通。義大利(1990年)、西班牙、葡萄牙(1991年)、希臘(1992年)、奧地利(1995年)、丹麥、瑞典、芬蘭(1996年)等相繼加入,挪威與冰島則於1997年加入。申根15國為:比利時、法國、德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奧地利、希臘、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等。2008年3月30日加入的9國: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尼亞、斯洛伐克等,總共24國。申根簽證可在以上國家自由出入並在有效期六個月內最長可停留90天。

### 3. 歐元

經濟暨貨幣聯盟最真實體現就是歐元-歐洲整合單一貨幣,以促進歐洲整合成員國穩定經濟增長並創造就業機會。歐元降低跨國界貿易成本並增加競爭,個人也從該進程中受益:歐洲整合成員國公民在歐元區旅行時無需對換貨幣,並可輕鬆地比較價格,跨國轉移資金成本大大降低。歐元於1999年1月1日正式啟動,採用歐元作為一種虛擬貨幣的國家有: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芬蘭、法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荷蘭、葡萄牙及西班牙等國,希臘於2001年1月1日正式採用歐元。所有上述國家於2002年初開始使用現金形式的歐元,斯洛伐尼亞於2007年起也加入歐元區。馬爾他、塞浦路斯於2008年1月1日起正式採用歐元,目前歐元區共有15個會員國。丹麥、瑞典及英國則決定暫時不加入歐元區,未來亦有可能加入。

### 4. 歐盟公民

馬斯垂克修約(1992)時,歐洲整合成員國正式將「歐盟公民」納入歐盟條約中,規定擁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之國籍者就是歐盟公民。所享權利:在歐盟區域內自由遷徙及居住、在居住國之地方選舉及歐洲議會選舉中競選與投票、在與本國政府無邦交的國家接受歐盟其他會員國的外交領事保護、向歐洲議會陳情及向歐洲監察使針對歐盟各行政機關的行政缺失提出檢舉。阿姆斯特丹條約(1997)中新增:歐盟公民可用歐盟任一官方語言與歐盟任何機構聯絡,該機構需以相同語言回覆;歐盟公民並不在任何意義上「取代」各成員國所賦予其國民的公民權。歐盟憲章(Draft Constitution)第一部分第二章(第8條)與第二部分第五章(第39-46條)重述歐盟條約賦予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自由遷徙、居住、在地方及歐盟選舉中參選/投票、在第三國享受外交保護權、陳情、反歧視等;第一部分第二章(第8條)亦指出:未來所有成員國公民都享有雙重國籍(本國籍及歐盟籍)。

歐盟公民雖賦予歐盟人民新的權利,但各成員國對本國「國籍」取得仍有完全的掌控,成員國的公民概念並沒有在實質上受到挑戰(Closa, 1995; Hansen and Weil, 2001)。歐洲整合成員國對雙重國籍的態度可區分為:接受(英國、愛爾蘭、法國、義大利等)、反對(奧地利、丹麥)、法律上反對實質上接受(德國、荷蘭)。

(1)德國:2000年生效的新國籍法以「屬地主義」取代德國傳統公民概念「血緣主義」。

(2)法國:1801年的國籍法採「血緣主義」,1889年改為「屬地主義」,1998年修法為屬地主義和血緣主義的混合型。

(3)英國:1608年以來國籍取得即為屬地主義,惟經1914/1948/1971/1981/2001等年之修法,規定越趨嚴格。

近年來,歐洲整合成員國中惟有德國的公民權是由血緣主義朝屬地主義方向調整,其餘國家皆

持續、甚至更進一步地緊握傳統民族國家公民概念的原則。德國的歷史遺產是兩德的分裂，統一的完成不僅使德國政府對德裔的重視，及對第二代移民的排斥失去原有的象徵意義，更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國籍法遂逐步鬆綁。法國國內的政治壓力源自極右派利用外來移民所進行的政治操作，導致 90 年代公民概念的緊縮。英國的歷史遺產是帝國時期廣大的殖民地，海外英國公民擁入的恐懼導致國籍法的緊縮。

### 5. 歐洲整合共同政策權限

歐洲整合第一支柱之經濟/社會及貿易政策、第二支柱之外交安全政策、第三支柱之司法內政政策，絕大部分已從 50 年代各成員國各自決定轉移至在歐盟層次決定。現今已無任何政策由成員國壟斷，愈來愈多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由歐盟層次掌握或與成員國分享，傳統屬國家層次的決策(不同的程度)均逐漸移轉至歐盟機構(見表 7)。

表 7 歐洲整合共同政策權限(1950-2001)

決策領域	1950	1957	1968	1992	2000
商品/服務	1	2	4(3)	4	4
農業	1	1	4	4	4
資本流動	1	1	1	4	4
人員/勞工	1	1	2	3	4
交通運輸	1	2	2	2	3(2)
能源	1	2	1	2	2
通訊	1	1	1	2	3(2)
環保	1	2	2	3	3
區域發展	1	1	1	3	3
競爭	1	2	3(2)	3	3
企業	1	2	2	2	3(2)
貨幣/信貸	1	1	2	2	4(5)
匯兌/貸款	1	1	3(2)	2	4
稅收	1	1	3(2)	2	3(2)
總體經濟	1	1	2	2	4(3)
工作環境	1	1	2	2	3
衛生保健	1	1	1	2	2
社會福利	1	2	2	2	2
教育及研發	1	1	3(2)	2	3(2)
勞資關係	1	1	1	1	3(2)
司法及財產權	1	1	1	3	4(3)
公民權	1	1	1	2	3
公民參與	1	1	2(1)	2	2
警政及公安	1	1	2(1)	1	2
商務談判	1	1	3	5	5
經濟軍事援助	1	1	1	2	4(2)
外交及國際組織代表權	1	1	2(1)	2	4(3)
國防與戰事	1	1	1	2	3(2)

資料來源：Hooghe and Marks (2001)

註：數字 1 為國家層決定，2 為僅少數在歐盟層次，3 為同時在國家及歐盟層次，4 為大多數在歐盟層次，5 為全部在歐盟層次。欄中括弧數為不同學者估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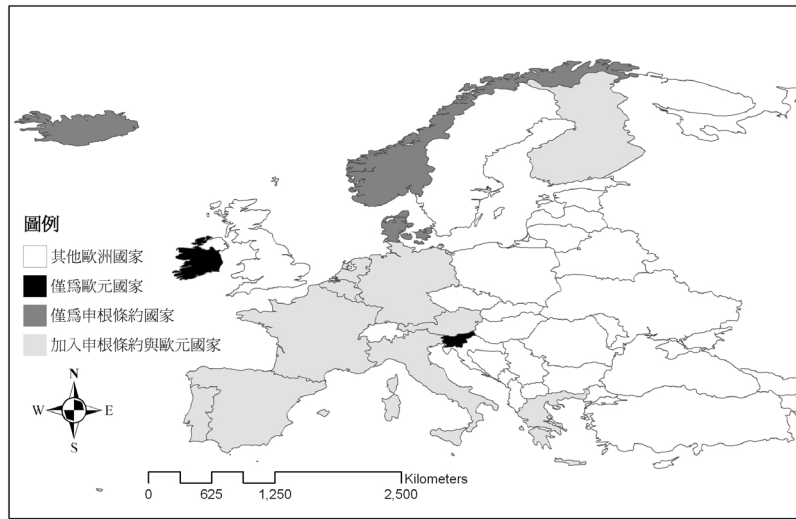


圖 2 歐洲整合空間深度整合擴張範圍

#### (四)空間演變模式

歐洲整合空間範圍的深化與擴大過程需尋找一種既能保持歐洲一體化整體性，又能照顧成員國間差異性的組織型態與發展途徑。歐洲整合一體化的進程是不可逆轉的，不會停止和垮台。歐洲整合將會趨于多元化、彈性化、鬆動化，以多層次、多領域、多速度、多形式等來堅持歐洲整合一體化(圖 6)。

##### 1.外部空間

###### (1)泛歐盟模式

歐洲整合成員國間的對立一直主導著它的大部分現代歷史，歐洲整合已使往昔那個慣於爭鬥的歐洲得以終結。歐洲整合具有非常特殊的、形成於冷戰時代兩極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徵。邏輯上，泛歐盟體系呈現出三種模式：兩極的、統一的、三極的(Calleo, 2001)。

1.1 兩極泛歐盟模式 – 歐盟和北約組織將因蘇聯解體而新獨立的國家包括進來，俄羅斯自身除外。

1.2 統一泛歐盟模式 – 歐盟傳統上的東方和西方齊心協力建立一個緊密交融在一起的歐亞體系，包容而非排斥俄羅斯。

1.3 三極泛歐盟模式 – 歐盟、俄羅斯和美國構成界限分明而又彼此交融的三極，彼此依靠且充分保持自己的特性。

###### (2)未來的空間塑造

歐洲整合未來的空間塑造，有四個基本的模式相互競合：美國的大西洋式歐盟、J. Monnet 的聯邦式歐盟、De Gaulle 的邦聯式歐盟、不屬於任何人的歐盟(Calleo, 2001)。每一種模式蘊含著不同的利益、價值觀和理想，看待世界、歷史和未來的方法不同，為成員國抱負和內部影響機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獨特混合物。

2.1 大西洋式歐盟 – 歐盟與日本一起，是美國的一個經濟夥伴，共同管理一個自由貿易、可兌

換貨幣和跨國公司組成的一體化的世界經濟。擁護者：英國、荷蘭、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德國基督教民主黨新教力量。

2.2 聯邦式歐盟 – 歐盟新生的管理結構會逐漸演變為一個歐盟聯邦政府，由四個機構組成：部長級會議、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

2.3 邦聯式歐盟 – 將歐洲民族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是在歷史中形成，新的紐帶不能任意產生。面臨兩個超級大國，歐盟國家需要協調其利益和努力，需有一個邦聯式的「由國家組成的歐盟」。

2.4 不屬於任何人的歐盟 – 前三種模式都意謂著自由國家的自願聯合，需以均勢為基礎。此模式則偏向無政府主義，在不屬於任何人的歐盟，又回到二十世紀前的相對無政府狀態。

## 2.內部空間

### (1)藍色香蕉發展帶(Blue Banana)

歐洲整合的空間發展軸線，產業聚落從東南英格蘭跨越海峽經荷比盧及德法交界穿越瑞士至奧地利及義大利北部交界，狀如香蕉發展軸線<sup>11</sup>(圖 3)。地理上山海的阻隔以不再是發展障礙，而發展軸線也不再局限於國家內部而是跨國界的發展。在這樣的經濟結構變化下，區域的定義被重新解構，脫離了國家界線的限制，加入外在網絡及內部氛圍所造成的區域合作概念。歐洲整合內部的區域化，影響到傳統上屬於國家政治事務的區域規劃體系，並帶來新的爭議及改變(陳麗紅、鄭安廷，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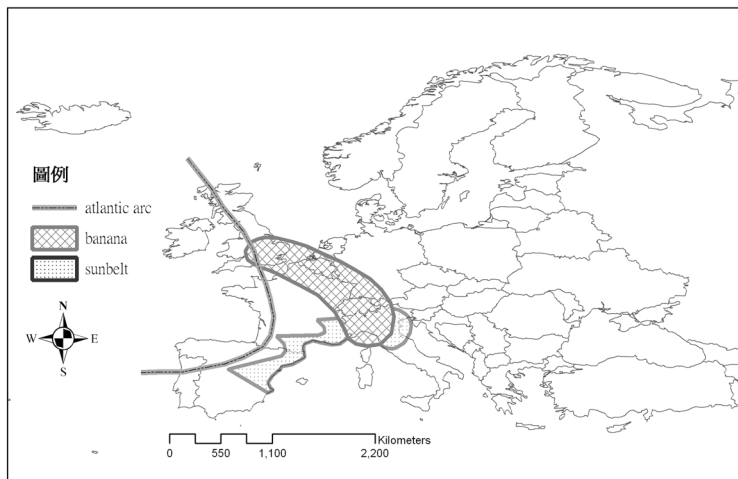


圖 3 藍色香蕉發展帶理論示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 Masser, I., Sviden, O. and Wegener, M. (1992).

### (2)葡萄串發展帶(Bunch of Grapes)

顯示歐洲整合應如何發展的概念，一種實質上和文化上多樣化，均衡發展領域之趨向。發展帶為一更精緻、更多樣化的思考向度，考量各地區發展的獨特性並緊密相結合(圖 4)。

<sup>11</sup> 此理論被用來解釋歐洲的主要發展軸線：從東南英格蘭跨越海峽經荷比盧三國及德法交界穿越瑞士至奧地利及義大利北部交界，恰似一條香蕉的形狀。另一發展軸從義北沿地中海直到西班牙東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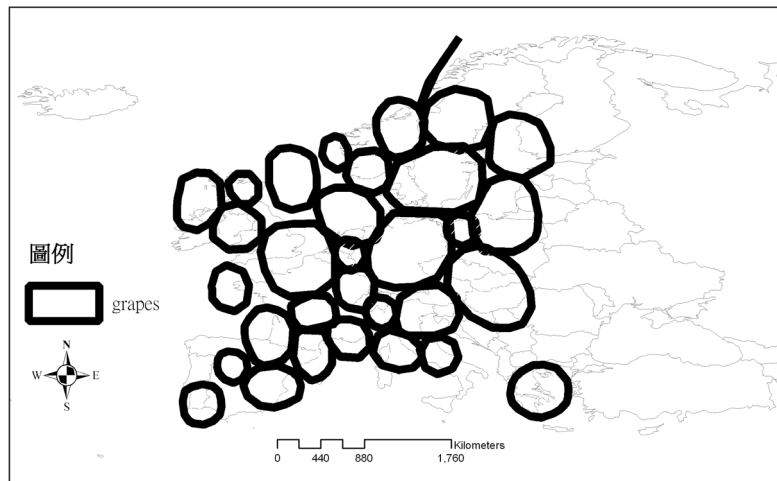


圖 4 葡萄串發展帶示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 kunzmann (1991)

### (3)多核心發展帶(Polycentricity)

因應世界經濟整合地區之趨勢，歐洲整合將形成 5 個大的且全面性的經濟整合地理區：倫敦、巴黎、米蘭、慕尼黑、漢堡(CEC, 1999)(圖 5)。在此 5 稜堡中，占有歐盟總面積的 20%，總人口數的 40%，總國內生產毛額的 50%。多核心的發展促使歐洲整合的空間範疇(廣度與深度)趨於均衡與永續發展，達成：經濟和社會統合、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維護、歐洲整合領域競爭力均衡。並點出三項空間發展準則：多元空間發展和新的城鄉夥伴關係、公共設施和知識途徑的平等、自然和文化遺產的有效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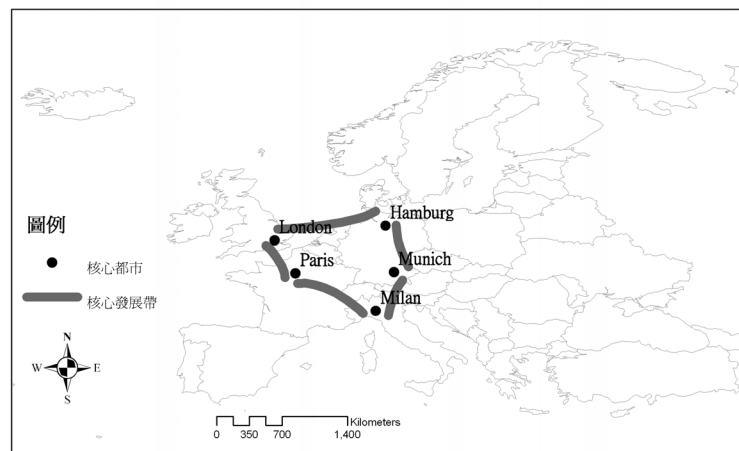


圖 5 多核心發展帶示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 Schön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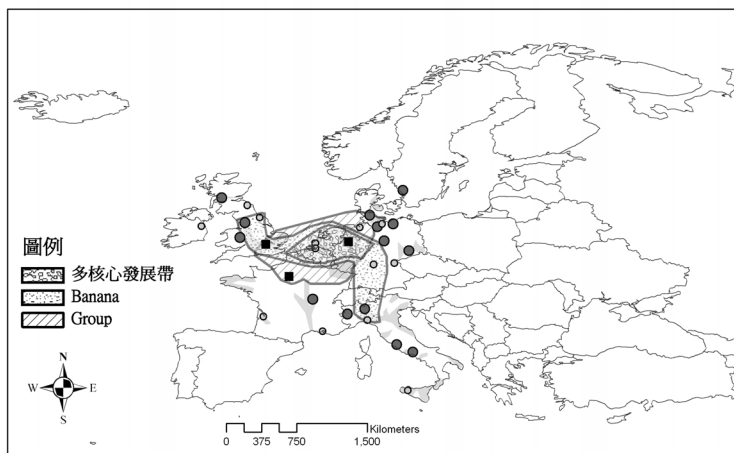


圖 6 歐洲整合三種空間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 RPD (1978)

由上可知，兩種截然不同的遠景呈現於歐洲整合面前：即歐洲整合一體化亦或歐洲整合分裂。歐洲整合正處於一個轉捩點：用具有進取性的空間治理觀念採取正確的決策和行動，創造一個充滿機遇的歐洲整合；或面對一個永久分裂、充滿衝突的歐洲整合。歐洲整合化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即社會和公民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或是歐洲整合(間/內)差距的加大。

## 結 論

在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提供了協調西方民主社會中相互衝突的國內需求之最佳形式。處於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等動態趨勢中，推動歐洲國家形成自己的聯盟，混合式的空間互動模式成為二十一世紀新的區域體系之發展模式。歐洲整合的空間概念，廣度由小而大逐步擴張，深度則透過共同利益結合和同心奮鬥共事。平等而不對稱、平行而不對立、被動而不倒退的空間廣深度機制，有效推動了歐洲之統合。歐洲整合不僅要關注地理的歐洲整合，更重要的是投入以歐洲整合疆域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歐洲觀念”，其核心包括共同的歷史、價值觀(民主、法治、人權、市場價值、安全、團結)和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文化<sup>12</sup>。歐洲整合觀念是歐盟聯合的一種精神支柱，對歐洲整合觀念和同質文化的認同成為歐盟聯合的價值取向。自 1945 年以來，歐洲整合成員國公民生活周期中收入多寡和工作確保與否主宰著投票意向；歐洲整合象徵的角色進入政治意涵，非僅著墨於實質面；歐洲整合空間層面發生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等決定著空間廣度/深度的擴張之幅度。

綜觀近六百年「歐洲夢」<sup>13</sup> 的追求，空間的統合思想既非政治思想的主軸，亦非歐洲人追求和

<sup>12</sup> 正如 Samuel Huntington (1993)所說：歐盟建立在共同的歐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基礎之上。

<sup>13</sup> 係指自中世紀晚期以來，歐洲人在分裂征戰的大陸追求和平共存的夢想。為了尋求這個夢想，歐洲人嘗試無數的路徑，如：大一統帝國、強國間的權力平衡、民族主義、集體安全制度、裁軍協議、和平會議、非戰公約、國際組織等，最後都歸於失敗。

平的惟一選擇。兩次大戰後帶來的毀滅，使得統合思想在歐洲一躍成為主流，成為歐洲人們邁向和平與和解的惟一途徑，數百年來歐洲人的逐夢得以漸漸實現。歐洲整合的整體空間整合實質上通過三種方式得以發展：深化(經濟自由化、共同規制和共同政策、成員國的承諾和禁令等)、拓展(經濟和其他權力的範圍)、廣化(成員國數量)。歐洲整合的空間發展是一個以實踐為準繩“求同存異”的過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在歐洲整合的空間發展過程中影響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兩個關鍵性的綜效要素：歐洲精神、歐盟制度<sup>14</sup>，前者具粘合、引導和推動作用；後者具架構、規範和運作功能。歐洲整合精神的核心要素為：自由、民主、法治和兼容等，為空間規劃的價值準則、道德規範和行為方式<sup>15</sup>。歐洲整合制度為：基礎條約、條例指令、裁決判例、議事提案、表決規則等部分組成，將歐洲精神融於其中，體現歐洲精神的內涵和實質。此種創新又守恒的精神、規範又靈活的制度，促成歐洲整合空間深化與廣化的新模式，推動著歐洲整合朝認同基礎上的多層級空間治理組織邁進。制度層面的建設不僅塑造了歐洲整合一體化的走向，亦為一體化的深化與廣化提供了持續的動力。

歐洲整合歷經兩次大的空間擴展，每一次擴展均趨動歐洲整合中政治、經濟、社會等的全盤變革。歐洲整合的未來取決於：組成國間的相對重量(relative weight)、相對特定性(relative specificity)、相對歐盟單一性(relative unity of scope)。面對全球化時代，未來歐洲整合的空間擴展如何影響歐洲廊帶的資源分配？又將如何深入歐洲整合成員國公民的生活、工作與思維？甚至對歐盟認同/認知的感覺？這是研究歐洲整合空間不得不深思的人文課題。歐洲整合的全球化策略－進步、創新與凝聚力，以確保強大的歐盟社會，繼續保持一個包容且無巨大分歧的空間社會。

## 參考文獻

- 周琪等譯(2002)：《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Huntington 著，新華出版社。
- 周明泉譯(2004)：〈超越邦聯與聯邦的歐洲聯盟〉，《當代》，206：4-21。
- 吳長信(1996)：〈歐洲理念的發展與形成(1914 到 1945 為限，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瑾、鄒慶志、宋全成(2000)：《歐洲早期一體化思想與實踐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pp118-123。
- 郭靈鳳譯(2006)：〈歐洲認同的歷史起源〉，Rudolph Binion 著，《歐洲研究》，1：132-143。
- 陳為民、周弘(1999)：《歐洲文明擴張史》，東方出版中心
- 陳麗紅、鄭安廷(2002)：〈區域整合對國家規劃體系的衝擊－以歐洲統合下英國發展計畫為例〉，《第六屆國土規劃論壇》。
- Baumenn, Carol Edler (1967): *Western Europe: What path to Integration?* Boston:D.C. Heath and Company
- Boer, Pimden (1995): Europe to 1914: the making of an idea, in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Europe*, Kevin Wilson & Jan van de Dussen(eds.), London: Routledge,13-82
- Calleo, D.P. (2001): *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sup>14</sup> 歐洲化亦即制度化，亦謂：歐盟具特殊及差別性、具自我確認性、決策無法脫離性。

<sup>15</sup> 歐盟憲法條約第二條‘歐盟的價值觀’規定：聯盟賴以建立的價值觀是對人的尊嚴、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尊重，對法制的尊重，對人權的尊重。

- Closa, C. (1995): Citizenship of the Union and Nationality of Member States,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32, p.487-518
- Cole J. and Cole F. (1997): *A Geography of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 Connor, W. (1993): *Ethno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N. (1996): Europ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anty, G. (1995): *Inventing Europe*,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38-41
- Delmas, C. (1980):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Paris: P.U.F.
- Eurobarometer61, B.53 [http://europa.eu.int/comm/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1/eb61\\_en.pdf](http://europa.eu.int/comm/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1/eb61_en.pdf)
- Gasset, J. O. Y. (1994):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Gilbert, A. (1988): The new regional geography in English and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2(2) : 208-228.
- Gordon, L. R. (1995): *Fanon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Man: An Essay on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Grunnewald, M. (1996): *Der Europadiskurs in den deutschen Zeitschriften (1981-1914)*, Bern
- Grunnewald, M. and Bock, H. M. (1987): *Der Europadiskurs in den deutschen Zeitschriften (1918-1933)*, Bern
- Hansen, R. and P. Weil (eds.) (2001): *Towards a European Nationality-Citizenship,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Law in the EU*. New York: Palgrave
- Hamilton, E., & Savage, S. (1942): *Mythology :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New York: Penguin Group
- Harrop, Jeffrey (1992):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gration in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Edward Elgar
- Heffernan, M. (1998): *The Meaning of Europe*, London etc.: Arnold, 10-11
- Hooghe, L. and Marks, G. (2001): Types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5, No.11, <http://eiop.or.at/eiop/texte/2001-011a.htm>.
- Huntington, Samuel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3), p.27
- Kunzmann, K.; Wegener, M. (1991): *Th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960-1990*, Dortmund
- Lacoste, Y. (1995): *Dictionnaire de Géopolitique*, Flammarion
- Lowenthal, D. (2000): European Identity: An Emerging concep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46/3), p.314-321
- Masser, I., Svi'den, O. and Wegener, M (1992): *The Geography of Europe's Future*, London: Belhaven Press.
- Power, C. (2002): *Who are we*, *Newsweek* (140/26), p.16
- RPD - Rijksplanologische Dienst (1978): *Jaarverslag 1978*, Den Haag, Netherlands: RPD.
- Schön, K. P. (2000): Einführung - Das Europäische Raumentwicklungskonzept und die Raumordnung in Deutschland, *Informationen zur Raumentwicklung*, 3/4: I-VII.
-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999): *ESDP-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Towards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European Communities

投稿日期：96 年 3 月 9 日

修稿日期：97 年 1 月 30 日

接受日期：97 年 2 月 15 日